

戲曲電影 寫實以外 寫意新調



▲楊凡在《鳳冠情事》中紀錄崑曲著名折子《痴夢》

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看戲往往有意外驚喜，早前看林海象導演的《願能甜睡如夢》就因為本來要隨片登台的導演失約，結果送上了他二十年前和永瀨正敏合作的短片《少女的祈禱》，一部電影網站IMDB都沒有記載的作品。而上周末看楊凡導演的《鳳冠情事》，則有導演為威尼斯影展拍攝的短片《律》的加長版，用出人意表的角度展示浙江省崑劇團團長林為林的身手。這部短片更是全球首次公開放映。

文：行光



▲王芳（右）和趙文林演出的《折柳陽關》



▲張繼青演出的折子《痴夢》



▲楊凡導演的戲曲片《鳳冠情事》



▲楊凡在《鳳冠情事》中紀錄崑曲著名折子《折柳陽關》

《律》這個作品是導演要求演員在台上表演某些指定的身段而拍成，並沒有講什麼故事，可以說是完全電影創作。相反，拍於二〇〇三年的《鳳冠情事》則是以崑曲為主體，紀錄名旦張繼青的著名折子《痴夢》和王芳、趙文林演出的《折柳陽關》。楊凡的鏡頭自由遊走在舞台上下左右，從完全意想不到的視點來紀錄這兩齣戲，像頭的後方，或者是俯望演員的近鏡，雖然演出的方法還是和平常的一樣，舞台還是慣見的那種，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作為紀錄片，除了兩個舞台演出，導演還拍攝了張繼青和姚繼熾夫婦講戲的片段，兩人講《爛柯山》中《逼休》一折，講到投入處，馬上搬演起來，一如正式粉墨登場時那麼吸引。這個絕活兩老近年在香港大專院校的崑曲推廣活動中不時表演，就算完全不懂戲曲的人，也會被他們幽默而充滿能量的解說打動，這樣的影像紀錄實在應該多做。

寫實派佔上風

楊凡拍的戲曲電影是很主觀的，甚至可以有說有點抽象，和這次「虛實相生——戲曲電影尋珍」節目放映的其他戲曲都不同。放映之後的座談，兩位講者古兆申和黃愛玲都提到了中國電影界五十年前對電影如何改編戲曲的爭

論，到底應是從電影的寫實還是戲曲的寫意出發？當時的爭論並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從實際的創作出發，明顯是寫實派佔了上風，幾十年來不論是內地還是香港拍的戲曲電影，多數把舞台上的一桌兩椅變成了話劇的真實道具，以至是室外實景，戲曲傳統的程式和做手變得失去意義。所以，像越劇、粵劇這類比較年輕，舞台劇化或者說吸收西方表演元素的戲種，在改編電影時相對比較成功。這種寫實的手法，有時甚至會破壞觀眾對戲曲的想像，黃愛玲提到一個著名的例子，一九六〇年的崑曲電影《遊園驚夢》，大特寫鏡頭把兩位已過六十的主角梅蘭芳和俞振飛都拍得十分驚嚇。我想，這部電影是很多人對崑曲的第一次接觸，所以當年白先勇要特別強調「青春版」的崑曲自有其道理。

說起來有趣，很多國家都有傳統的戲劇表演，但和電影結合而變成一種類型片，像中國的戲曲片那樣的好像沒有其他例子。西方的舞台劇很自然地就被電影吸收了，歌劇/音樂劇之類的電影化則接近於舞台紀錄片。日本有類似中國戲曲的歌舞伎和能劇，雖然傳承的狀況比中國戲曲來得健康，但從來沒有發展出一種「歌舞伎片」或是「能劇片」。而且，戲曲承載的表演元素，武打雜技，做手功架，遠比西

方的歌劇/音樂劇豐富，其電影化的版本戲曲片，自然比歐美的歌舞片要處理更多的問題，更複雜。在這點上，電影人可以發揮的空間有很多，到底楊凡的寫實拍攝路線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可能還需要有心人出錢出力去推動。

不容忽視的類型

這次「虛實相生——戲曲電影尋珍」節目放映的幾部戲曲電影，最引人注目的其實是京劇《白蛇傳》和秦腔《鎖麟囊》，一來是其創作上比較關注上面所講的虛實處理，以及戲曲元素的呈現，像拍攝不同行當的台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是二〇〇〇年之後才拍攝的，可以說是為這個其實已經接近消失的電影類型注入了新的活力。希望這類電影有更多的投資者感興趣，有更多的新作品可以出現。此外，在這個星期日（三十日）的粵劇日，戲曲電影尋珍節目還有三部粵劇電影放映，分別是馬師曾、紅線女主演的《搜書院》、吳君麗和羅劍郎主演的《龍虎關前烈女魂》和任劍輝與關次伯的《大紅袍》。說到底，粵劇電影才是中國粵曲片最大的一個分支，這是因為香港電影界曾經拍攝了數百部作品之多，不論是從中國的戲曲片，還是香港電影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類型。



▲楊凡導演以寫意的手法為戲曲片增添新的方向



▲任劍輝（前排左二）和關次伯（前排右一）主演的戲曲片《大紅袍》



▲紅線女（左）主演的戲曲片《搜書院》



▲崑曲大師姚繼熾講戲時，不禁會演唱一段

▲崑曲名旦張繼青講戲時，即席示範演唱一段

中國觀眾的偶像高倉健



上星期亞洲影壇失去了一位為人敬重的超級巨星高倉健，他在籌拍新片時忽然病重，住院治療期間因淋巴癌病逝。高倉健事務所形容高倉健在他的座右銘——「精進向前，忍耐至終無悔」下面帶着安詳笑容離世。

高倉健一生拍了二百多部電影，一九五五年進入日本最具規模的電影公司東映，第一部主演的電影是《空手道擊拳》，他與東映合作約二十年後分手，之後主演的電影如《幸福黃手絹》、《遠山的呼喚》、《車站》、《南極物語》和《鐵道員》等大獲好評，並且獲獎無數，成為殿堂級日本巨星。

健先生（日本人對他的暱稱）不單止外形冷俊、沉默寡言，最重要的是為人真誠謙遜，在二〇〇二年和二〇一三年曾辭退日本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認為「應把機會給年輕一代演員」。就像《鐵道員》裡的角色，健先生堅守崗位，永不言退，為大家建立了近乎完美的榜樣，所以他辭世的消息傳開後，演藝界無不惋惜，在《鐵道員》中扮演他太太的演員大竹忍更說：「英俊、高雅而且又很溫柔的健先生我一生都忘不了，好像神明一樣的人，這次真的變成了神。」

高倉健的影響力不止在日本，他的離去在中國內地也引起很大回響。主要的原因是高倉健一九七六年的作品《追捕》在中國內地於一九七八年上映。這部電影是中國「文革」後第一部引入的國際電影，高倉健旋即成為中國觀眾的第一位國際偶像。正如姜文所說：「《追捕》在七十年代為中國廣大觀眾認識世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對我一代和我媽那代都有很大影響。」

健先生於一九八六年首次到中國訪問，當時同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憑《老井》奪得最佳男主角的張藝謀首次得見偶像非常欣喜，夢想能合作一電影。十多年後，張導演籌拍《英雄》時曾赴日本邀請高倉健演秦劍客，誰知健先生不諳言，對打打殺殺的電影沒興趣，想跟導演合作人與人之間真實感情的東西。張藝謀說當時覺得自己太膚淺了。他們終於二〇〇五年合作了《千里走單騎》，成為影壇佳話。

高倉健到拍攝現場從不坐下休息，深深感動了劇組成員，把所有椅子拿走。如此熱愛電影和敬重工作的演員，擁有萬千中國影迷絕對不是幸運，願他安息。

文：田力

高概念臥底《黃飛鴻之英雄有夢》



這個星期相信最為矚目的是周顯揚導演的《黃飛鴻之英雄有夢》，台灣男星彭于晏扮演少年版黃飛鴻，還要到黑幫當臥底，把黑幫片中的臥底題材放進清末背景的黃飛鴻系列中，明顯是一部「高概念」電影。身為金像獎最佳新導演導演的周顯揚，向來都以「高概念」先行，雖然他的首部作品，亦是他的成名作《殺人犯》有抄襲美國片《孤疑》(Orphan)之嫌，但無損影片的成績，前年推出的《大追捕》，要影帶張家輝扮演啞巴，同樣以疑案為主題，還為他奪得新導演獎座，兩片在港的票房有過千萬，作為新導演來說，算是「天之驕子」。今次《英雄有夢》較前兩部電影，製作更具規模，號稱製作預算為一億七千萬港元，有意打造自徐克和李連杰合作的《黃飛鴻》系列後，一個全新的黃飛鴻形象。

影片上周已在內地上映，收八千一百九十萬人民幣，成績不俗，且看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地區是否受落。題外話，周顯揚的「高概念」相信有部份功勞是來自他的編劇太太杜緻朗，此片亦不例外。西片方面，好戲之人奇雲史柏西 (Kevin Spacey) 主演的喜劇《邊個波士唔抵死？》(Horrible Bosses) 的續集《呢班波士仲抵死》，這次演員原班人馬再來一次。上集以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製作預算，在美國勁收一億一千七百五十三萬美元。續集換上《名關族》(We're the Millers) 和《超低能王》(Dumb and Dumber To) 的編劇桑安達斯 (Sean Anders) 執導，不知會否同樣受歡迎，影片在香港和美國同步上畫。另一部喜劇《尋找快樂大步行》(Hector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由演而優則導的彼得卓森 (Peter Chelsom) 導演，由《失蹤罪》女主角羅莎曼派克 (Rosamund Pike) 主演，相信影片能夠上映，跟

《失蹤罪》受歡迎有莫大關係。影片早在九月中已在美國上映，收九十四萬美元，成績不算理想；但在德國卻有二百一十九萬美元票房，看來有一定可觀性。

嘉麗絲傳奇一生

另外，還有兩部較冷門的西片，以一代女神巨星嘉麗絲姬莉 (Grace Kelly) 傳奇一生為題的《摩納哥王妃》(Grace of Monaco)，由妮歌潔曼 (Nicole Kidman) 飾演，法國導演奧利華達漢 (Olivier Dahan) 操刀。因題材關係，影片在世界各地有相當吸引力，可惜票房和口碑都只是一般，成績最好的是日本和中國內地，日本收六億二千八百五十七萬日圓 (約四千一百四十萬港元)，內地收二千五百二十七萬人民幣，相信香港票房都只是一般。六年前辭世的著名時裝設計師聖羅蘭 (Yves Saint Laurent)，有關他的電影可謂一部接一部，最新一部《時裝巨人的狂情歲月》(Saint Laurent)，導演是來自法國的貝特朗波尼洛 (Bertrand Bonello)，靚仔男演員卡斯帕烏尼奧 (Gaspard Ulliel) 飾演聖羅蘭，影片九月尾在法國上映，收二百五十萬美元，成績普通。



▲彭于晏（右）飾演扮臥底的年輕黃飛鴻，與黑幫大哥洪金寶決戰